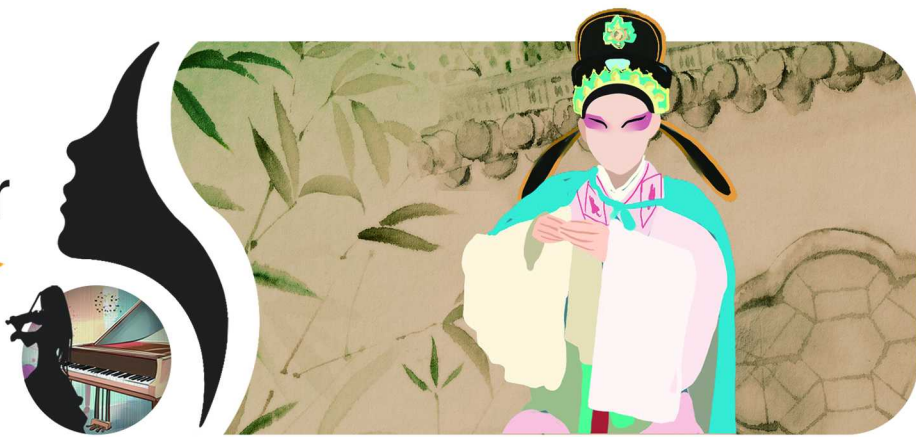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对话徐派小生王婉娜：

跳出“舒适区”，我更享受舞台了

在《越动青春》致敬经典

新闻晨报：谈谈这次参加《越动青春》的感受吧！

王婉娜：我很珍视这次比赛，单人展示、团队合作让我体验到了不同的演出模式。在这个舞台上，我求挑战、求新鲜，生活中这样的机会真的不多。

新闻晨报：参与节目期间有哪些收获？

王婉娜：在第一轮登场时，我用古琴演奏搭配《西厢记》，这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；第二轮我把《北地王·杀宫》带上了舞台。1950—1960年代，徐玉兰老师在上海越剧院演出了全本《北地王》，此后这部戏的全本在上海越剧院的舞台上再也没有演过。能借着《越动青春》的舞台把这一折戏复原出来，对我来说是一次致敬经典、致敬宗师，意义重大。

新闻晨报：录制过程中会有觉得紧张和遗憾的地方吗？

王婉娜：比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高压的环境，但高压的环境往往能激发出你平时所没有的灵感和表现力。只有比赛能给予你那种万事齐备、就在那一发的感觉。

新闻晨报：节目拍出了你生活中多才多艺的一面，怎么学会了那么多本领？

王婉娜：我学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反哺我在舞台上的表现，像钢琴是为了帮助我提升乐感，在音准上更近一步；古琴是为了让我能更接近古人的状态。我觉得我是笨鸟先飞型的女演员，包括平时阅读，看音乐剧、话剧、舞剧、展览，都是为了能够从中找到更多的灵感，看看能不能帮助塑造角色。

新闻晨报：节目中谈到2020年以来因为身体问题休息了很久，这个人生波折对你意味着什么？

王婉娜：我看了很多人物传记，我知道每一个人一生中都要面临很多的挫折，人生始终会螺旋向上，有低有高，这样子才能看到不同的风景。其实身体上的问题反而让我静下心来，知道要趁着年轻好好享受舞台，把自己想做的事情都做了。当然，身体也是很重要的，生病了之前的功都白练了，直接把我打回原形。

新闻晨报：现在恢复得怎么样？

王婉娜：直到现在，我的腿时不时还是会疼。但已经发生了，要坦然地面对。当年手术之前，我左膝半月板也是撕裂的，完全是练功练的。观众可能看不出来，有时候在台上我一跪下去很难站起来的，腿很吃力，是对手演员用力扶了我。这也是一个挑战吧，如何克服身体上的问题，把更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。

从“一张白纸”到“迷上了”

新闻晨报：最初是怎么踏上戏曲这条路？

王婉娜：我家在宁波的一个岛上，当时上戏在宁波有个面试点，是我的班主任把招生传单交给了我。老师知道我爱表演，就让我去试试。我记得自己是面试点的最后一位选手。评委看到我说，这个小姑娘的眼睛会说话。当时我什么都会，只好现场唱了一首少先队队歌，稀里糊涂就被选上了。我想这是上天眷顾我这张白纸，最后让我进入了戏校。

新闻晨报：有没有哪个瞬间突然对戏产生了兴趣？

王婉娜：进校两年以后，我看过一场钱惠丽老师的《西厢记》。我在后台看到她披着披风，一个摇曳的动作，那个背影我至今难忘——原来小生这么帅气，原来我唱的就是这个流派，太幸运了！我好像突然找到了人生目标。

新闻晨报：后来真的如愿成为钱惠丽的学生。作为徐派小生，你从老师们身上得到了怎样的指点？

从对越剧一无所知的“白纸”，到在舞台上活灵活现演绎古今不同形象的徐派传人，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、90后演员王婉娜用十多年的时间，摸索着对戏、对人物的理解。在近期东方卫视越剧文化推广竞演节目《越动青春》中，她精准呈现了不同的“小生”角色，“求挑战、求新鲜”的态度让人眼前一亮。

在与新闻晨报记者的对话中，王婉娜分享了作为越剧女小生的成长体验，也道出了自己对未来的希冀——更多好戏、更多角色。“很多今天的经典，正是老师们当年的新作，是之后不断磨炼、被一代代观众检验才变成了经典。我们这一代人也希望有属于自己的作品，吸引更多的观众关注剧种。”



王婉娜：无论徐玉兰老师、钱惠丽老师，以及我在戏校的汪秀月老师，她们从来不会要求我必须模仿得跟老师们一模一样，而是要求我的动作、唱腔、表演为角色服务——只要你人物是对的，你就这么去表演。他们让我在传承之外有了创新的生命力，我想这是我最大的财富。

新闻晨报：有没有被严厉批评过？

王婉娜：老师大多时候还是比较鼓励我，唯一一次是考大学的时候，我想过报考中戏表演系。当时汪秀月老师非常生气，第一次跟我拍桌子。她说你知道培养一个戏曲演员有多不容易吗？教你到今天，你却要去考别的专业。

老师说完就哭了，我也哭了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不敢看老师的眼睛。后来慢慢地领悟了，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，培养一个戏曲演员可能需要花1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成才，很不容易。

新闻晨报：但事实是戏曲演员确实不如影视演员更红、更有名，会羡慕吗？

王婉娜：羡慕肯定是羡慕的，但我更羡慕的是能够演很多不一样的角色。当年想考中戏，是话剧、电影有更多不同的角色尝试；现在，作为传承人我是有使命感的，我更希望有更多观众来关注剧种，从而有机会做新的剧目。

三十而立的新挑战

新闻晨报：揣摩角色的过程是快乐还是痛苦？

王婉娜：我记得2017年排毕业大戏《十二角色》（注：改编自电影《十二怒汉》的当代越剧）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做不好，在练功房是又哭又闹，急到在地上打滚。我想，要进入一个新角色，你既要跟他合二为一，身体又会出现排异反应，那是最痛苦的。你得去磨，磨到变成同一个人，你才会真正地在舞台上放松。

新闻晨报：我看到过其他演员评价你用力，是会在走路的时候突然唱起来的“戏痴”，真的吗？

王婉娜：琢磨人物是这样的，尤其是原创角色，要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去找感觉。2023年我们做的影像剧场《微神/Vision》改编自老舍先生的小说，我演了一名30多岁的沧桑男性，但我平时演的都是很活泼、开朗的男性，反差很大。有一天我心情不太愉快，一边哭一边走，我突然想，如果是成熟男性的特点，可能会选择继续把眼前的事情做好而把情绪留在后头。所以我试着不去哭出声，那一刻，我觉得找到感觉了。

新闻晨报：经过这些原创作品，感觉到自己有哪些变化？

王婉娜：因为我脸圆圆的，以前大家说我唱花旦会更好，或是唱可爱的小生；现在我能挑战自己了，除了贾宝玉、张生这些比较阳光的角色，也能有《北地王》刘湛这样的硬汉，包括《微神/Vision》，都是超出“舒适区”的角色。其实我学唱腔和动作都不是最快的，但我愿意琢磨。在思考中，人物的感觉能够慢慢地成立，形象也完整起来了。

新闻晨报：这是年龄赋予你的改变吗？

王婉娜：大家都说戏曲演员的黄金年代是在35岁到40岁，人生阅历、舞台经验、身体状态都是比较好的时候。我很享受30岁之后的自己。戏曲表演有一定的程式，但当你技术成熟了，情感就可以更自在地表达出来。有点像武功，以前是一招一式地学，现在也能把自己的独特想法加进去了。

新闻晨报：前面说到致敬经典的《北地王》以及创新的《微神/Vision》，未来更想做什么样的作品？

王婉娜：传承和发展是两条必须走的路，很多今天的经典也是老师们当年的“新作”，是之后不断磨炼、被一代代观众检验才变成了经典。我想做出一些能跟现代观众产生共鸣的作品，用新的作品吸引新的观众。

《微神/Vision》是我在30岁这个阶段想呈现的艺术理念；但我也想在传统戏上继续精益求精。现在的观众看戏更仔细，要求更高，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上，观众会拍出你表演的所有细节，好与不好都能被看到。所以还是要打好基本功，更好地展示人物。

新闻晨报：最后分享一个生活中你的小爱好吧！

王婉娜：私底下，我特别喜欢自然，喜欢花和小动物。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生物学家，虽然现在没有机会了，但还是很希望能去看看非洲的动物大迁徙！

在上海，我平时就一定会去花鸟市场和动物园，像上海野生动物园就特别好逛，在那里能看到火烈鸟、袋鼠、环尾狐猴。长尾猴豆豆是野生动物园的大明星，你还有机会跟它握手；上海动物园也好玩，有一个步入式的观鸟屋，还会有各种野生鸟类飞到你的身边。

文 / 晨报记者 曾索狄
图 / 受访者供图
插画 / 戎青钰但·愿·记·录·能·够·担·当·此·任
见·证·她·们·始·终·在·场